

道德真經註(六)

經名：道德真經註。唐高京時道士李榮撰。原本二卷。現存兩種殘本。一、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，收錄原書序及道經三十六章註，分作四卷。二、敦煌殘抄本，并原書德經四十四章及道經第三十七章註文。兩本合並，仍略有殘缺。今以《道藏》本及敦煌本合校，並據強思齊《道德真經玄德慕疏》（簡稱強本）參校補缺，合成完本。原書經文未分章，今據通行本分別章次。

道德真經註序

道士臣榮言：榮聞冥寂先天，絡天無以昭其景；混成有物，周物不足洞其微。此則超繫象而玄玄，邈荃蹄而杳杳。運陶鈞之邃跡，理歸虛應；恢匠導之幽路，義在靈圖。是以瀨鄉仙籙，神交帝象之先；苦縣真宗，慶發皇靈之首。五千垂裕，玄風表於配天；雙柱流禎，紫氣彰於御極。伏惟陛下玉宸纂聖，金闕應圖，榮光泛皎鏡之波，祥烟霏獻壽之嶽，嬉神汾水，撫洪鈞而獨化，問道河濱，施上仁而不宰。靈洞真文，躬勞聖敬，仙都祕牒，親紆睿覽。凝黃庭而體妙，浴玄牝以流謙。故得霓裳息有待之風，鯤海截無為之化。謹案經文，是以聖人治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又云：聖人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。前後靈證，有若合符。今古師資，不詳幽旨，當由皇靈未睹聖德凝寂。今天啟之心，昭然顯著，實所謂兆太平之玄化，發揮百代之前，勒無為之至功，摛祥千載之後。豈止河圖錄籍，空傳漢后之名，昌戶丹書，纔表姬文之字。其言澹而妙，其理幽而遠。亦猶仰之於羲和，六虛均照，濡之於上善，萬物斯洽。是以往之賢俊爭探深隱，魏晉英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，齊梁道士違懲勸於非迹之域。雷同者望之而霧委，唯事談空，迷方者仰之以雲蒸，確乎執有，或復但為上機，則略而不備，苟存小識，則繁而未簡，遂使此經一部，注有百家，薰猶亂警於仙風，涇渭混流於慧海，佐時導俗，時有關於玄關，徹有洞空，乍未開於虛鑰。臣榮迹齒玄肆，名叅丹籙，漱清流而心非止水，抗幽石而鑒殊懸鏡。淹留丹桂，夙徹耳於薰風，舞詠青溪，空曝背於唐日。猥以擁腫之性，再奉渙汗之言，遂得揮玉柄於紫庭，聽金章於丹陛，亟叅高論，未展幽誠。以夫巨壑三山，泛麟洲而未測；通泉九井，仰龍德以如存。敢罄庸愚，輒為注解。自惟夕惕，竊憇朝聞，然織蠡議海，信阻量於鼇波，而嶽鎮干雲，庶成功於蟻壤。寧髣髴於眾妙，希罔象於玄珠。塵黷旒宸，懼深水谷。無任惶恐之至，謹奉表以聞謹言。

道德真經註卷上#1

元天觀道士李榮注

一章#2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道者，虛極之理也。夫論虛極之理，不可以有無分其象，不可以上下格其真。是則玄玄非前識之所識，至至豈俗知而得知，所謂妙矣難思，深不可識也。聖人欲坦茲玄路，開以教門，借圓通之名，目虛極之理，以理可名，稱之可道。故曰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非常道者，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。人間常俗之道，貴之以禮義，尚之以浮華，喪身以成名，忘己而徇利。失道後德，此教方行。今既去仁義之華，取道德之實，息澆薄之行，歸淳厚之源，反彼恒情。故曰非常道也。

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名者，大道之稱號也。吾強為之名，曰大哉。名非孤立，必因體來，字不獨生，皆由德立理體，運之不壅，包之乃無極。遂以大道之名，詔於大道之體，令物曉之。故曰名可名也。非常名者，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。所以斥之於非常者，欲令去無常以歸真常也。名有因起，緣有漸頓，開之以方，便捨無常，以契真常。陳之於究竟，本無非常之可捨，亦無真常之可取。何但非常，亦非無常。既非無常，常亦無常，亦非非常，非無常也。

無名，天地始。有名，萬物母。

道玄德妙，理絕有無。有無既絕，名稱斯遣。然則虛通之用，于何不可。是以非無而無，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。非有而有，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。故道生德畜，其斯之謂乎。

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。

人之受生，咸資始於道德，同稟氣於陰陽，而皎昧異其靈，靜躁殊其性。若也夷心寂路，濯志玄津，可欲不足亂其神，紛銳無能滑其意，靈臺皎而靜，玄鏡湛而明，則可以照希微，通要妙，此無欲行也。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，馳驚於是非，躁競於聲色，但歸有為之事跡，豈識無為之理本，此有欲行也。徼，跡也，歸也，來也，此謂依道德以為行，觀妙理以入環中，失虛靜以為非，染羸法而流徼來也。

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

近而言之，有欲，無欲，兩者也。此謂人也。共受五常之質，俱懷方寸之心，同也。黜聰明而恬憺，洞徹道源，則稱於妙。競前識而紛紜，迷淪俗境，則稱於徼。此異名也。遠而言之，聖人欲暢清虛之理，遂以道德為宗，是以此之一章，盛明斯義，雙標道德。故言兩者混沌理一，則所以云伺。自靜之動，從體起用，故言出。道生之功，著道也。畜養之義，彰德也。道德殊號，是曰異名也。

同謂之玄。

虛寂之道，深妙之德，悅惚非易測，冥默本難言，無能名也，寄曰同，玄

玄之妙也。無物可建，唯道與德可以言玄，故曰玄德深遠，至道玄寂。

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道德杳冥，理超於言象。真宗虛湛，事絕於有無。寄言象之外，記有無之表，以通幽路，故曰玄之。猶恐迷方者膠柱，失理者守株，即滯此玄，以為真道。故極言之，非有無之表，定名曰玄，借玄以遣有無，有無既遣，玄亦自喪，故曰又玄。又玄者，三翻不足言其極，四句未可致其源。寥廓無端，虛通不礙，總萬象之樞要，開百靈之戶牖。達斯趣者眾妙之門。

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

美，樂也。言人之稟性，咸不能以道為娛，而以欲為樂，樂不可極，樂極則哀來。欲不可縱，縱欲則傷性。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為上樂。不知色聲滋味，禍之大樸，既為禍樸，復為哀本。滅性傷身，斯惡已也。

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

天下地上，君子小人，並寡能虛心虛己，而各縱欲縱情。情性之愛，雖復不同，各任情情同有愛。愛名則以名為善，愛利則以利為善。以利為善，求利不以其道；以名為善，徇名以致亡身。稱情雖以為善，亡身是為不善。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，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。此斯不善已也。

故有無相生，

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從無出有，自有歸無。故曰相生。

難易相成，

天下難事必作於易。難起於易，易成難也。易由於難，難成易也。

長短相形，

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，聚之則有短有長。太山秋毫之相殊，白鶴青鳧之脛異，故知忌之則無大無小，存之則有短有長也。

高下相傾，

傾，危也。夫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。高以下為基，下亦危於高也。下之賤也，猶乃危高，高之貴焉，誠能滅下。失道則高下相危，得道則君臣俱泰。

音聲相和，

上之化下，猶風之靡草。下之從上，猶響之應聲。譬之宮商，更相唱和。夫調高則絃絕，上躁則下急。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，其政和則其人歡悅。故曰王者人之師，而下取則。

先後相隨。

君先而臣隨，父先而子隨。故為君父者，不得輕躁而失道心，宜重靜以契

德也。

是以聖人治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而不辭，

緬觀萬古，或澆或淳。遐覽百王，時步時驟。未有紀尊號於金簡，照聖錄於玉篇。皇上應千年之運，隆七百之基，不用干戈，樂推無厭，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，先定於無形。故言是以聖人治，處無為之事也。猛士上將，承威以定四方，宰輔阿衡，論道而清百揆，化不以言。故云行不言之教也。作者云云，動作也。四民各安其業，萬物不失其真，任化自然，無所辭謝。

生而不有，

付之於獨化，日用而不知也。

為而不恃，

以萬物為芻狗，不恃德以為功。

成功不居。

雖有榮觀，宴處超然遠之。問道軼於襄城，凝神邈於姑射也。

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至道彌綸於宇宙，上德範圍於兩儀。雖忌功用，百姓戴之。垂拱而清九野，無為而朝萬國，凝神常湛。故言不去也。

三章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

王道蕩蕩無偏無黨，貴賤將玉石同塗，賢者與愚人共貫，此大道之化，無爭者也。夫賢當於位，賞須以功，愚受於役，罰須以過。若賞賢過度，則極以驕奢。役愚越分，則困於貧窶。驕奢必欺侮，獸窮者亦能鬥，則忿爭生也。是以日月曜彩，不為賢不肖易光；天地覆載，不輕仁為善不善改度也。

四章

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

棄十城之璧，擲千金之珠，視如瓦礫。豈有盜乎？

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

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，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，洗心潔己，遺情去欲，豈有亂乎？

是以聖人治，

皇一積德積仁，盡善盡美，老君欲重揚聖德，故亦言之也。

虛其心，

除嗜慾，絕是非，遺萬慮，存真一。

實其腹，

道實於懷，德充於內。

弱其志，

心志柔弱，順道無違。

強其骨。

唯道集虛，虛心懷道。道在物無害者，得成仙骨自強。

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上扇無為之風，下行淳樸之化。下從於上，上下皆安，則無不化之化矣。

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。

冲，中也。盈，滿也。道非偏物，用必在中。天道惡盈，滿必招損，故曰不盈。盈必有虧，無必有有。中和之道，不盈不虧，非有非無。有無既非，盈虧亦非，借彼中道之藥，以破兩邊之病。病除藥遣，偏去中忘，都無所有。此亦不盈之義。

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海深，故百谷朝而歸之。道深，故萬物宗而奉之。

挫其銳，

前識傷性，長惡害人，銳也。虛懷忘己，以道折之，挫也。

解其紛；

可欲亂正，得失滑心，紛也。遺彼忘我，遠欲制情，解也。

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

光而不耀，涅而不緇，和而不眩於體，同而不累其真。故知湛然清靜而常存也。

吾不知誰子，象帝之先。

道深甚奧，虛無之淵，迎隨之所不能知終，惡乎而可定。故言不知誰子。開自然之治，闢之以三才，運造化之功，羅之以萬有，考之事用，在天帝之先，象天也。

五章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

長短相形，是非相對，理自然也。仁，愛也，有愛則有憎。天地無心，絕於憎愛，以無愛故，故曰不仁。芻狗者，結草為狗，古人祝所用，已而棄之。言人於芻狗，用之不以為愛，棄之不以為憎。喻明天地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，不以為仁，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殺者，不以為義。

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

聖人無心，與天地合德。不仁，芻狗義可知矣。雖恩霑草木，澤被豚魚，宣風闡化，必先於人，故云百姓也。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

橐，排橐。籥，樂管。屈，竭也。間，中也。夫橐籥中空，故能出聲氣而不竭。天地中空，故能生品物而無盡。言人若能虛心空身，運用智德，無窮極也。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窮，困也，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。言而不中，亦出口而禍入，禍云入也，是困窮。然禍福在當與不當，得失非多。今言多則數窮，欲戒多言之失，勸以守中之得，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。

六章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

河上以為，養神乃是思存之法。輔嗣言：谷中之無，此則譬喻之義。雖真賢之高見，皆指事之說也。今則約理，嘗試言。谷，空也。玄，道也。牝，靜也。夫有身有神則有主，有生有死不可言道，流動無常，豈得言靜？若能空其形神，喪於物我，出無根氣，聚不以為生，入無竅氣，散不以為死，不死不生，此則谷神之道也。生死無常，浮動之物也。幽深雌靜，湛然不動，玄牝之義也。

玄牝門，是為天地根。

道之靜也，無形無相。及其動也，生地生天。氣象從此而出，名之曰門。天地因之得生，號之曰根也。

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綿綿，微妙也。玄牝之道不生不滅，雌靜之理非存非亡。欲言有也不見其形，欲言亡也萬物以生。不盛不衰，不常不斷，故曰綿綿也。勤者，苦也。得玄牝之道，運用無窮，無為逸樂。故曰不勤也。

七章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

日月迴薄，虧昃之運難停。陰陽慘舒，寒暑之期易往。萬物於焉不足，兩儀所以獨長。故標天地之德，問乎長久之由，莫不彼無心，不自營生也。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，不自營以厚養，仙骨冠金石以長存，惠命絡方圓而永固。若不能泯是非以契道，遺情欲以凝真，聲色聾盲於耳目，香味因爽於鼻口，形勞於外，心疲於內，則百年同於朝露，千金齊於暮獲。故曰人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，是以輕死也。

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

忘情息機者少，逐欲乖真者多。唯聖人能知能行。此行謙退以居物，後德尊所以居先，存道於是外身，身存自與道合也。

非以其無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

凡情幽滯，靈識疏通。無至公之心，有偏私之行，尊己而加物，厚身而薄人，欲先而不能超物，須存而報體已亡。聖人無心欲居物先，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，固自然存。故曰成其私也。

八章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又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理本深遠，難可測知，善人修道，行亦微妙。故借於水以為喻焉。水能潤物，道能濟人，故言善利水則決壅。任人道則大順平等，故言不爭。物多惡下，人多愛上。今水流趣下，道行謙退，故言處惡。幾者，近也。水性與道相近，故取以為譬焉。

居善地，

水不擇地，隨處俱流，行道之人，所居皆善也。

心善淵，

水，心靜而明。人，心虛而鑒也。

與善仁，

水洽於物，仁惠於俗。

言善信，

水之鑒物，妍醜不失其形。仁者為言，終始不乖其實。

正善治，

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，不越於善人。

事善能，

水之無用不成，君子何為不可？

動善時。

水冬凝夏溢，不差其節。君子相時而動，不失其宜也。

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

水本無心，人能虛己，不與物爭，自然無過也。

九章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

欹器滿而必傾，奢侈極而必敗。若欲不傾不敗，唯有不驕不盈。

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

尊則議，廉則挫，銳意出羣，為人所辱，難長保也。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

金玉無趾，自爾流行。水火之災，莫之能却。盜賊之來，難可固守。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，積而散者合道也。

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

積貨不能散，乘貴以陵人。咎自內生，非自外得。

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。

陰陽遞代，涼燠推遷，物無恒理，天之常道。若貪榮不退，必致危亡，二疏所以見機。四皓於焉長往，達於物理。合於天道也。

十章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

載，運也。營，護也。魄，身神也。一，道也。人者神之車，故言載。身清則魂魄安，心濁則真神遠，絕慮以守神，故言營。灰心無有二，故言一。智將道合，神與形同，故曰無離。

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一身心則純和不散，專氣也。得長生之道，致柔也。未識陰陽之合，無復是非之情，能嬰兒也。

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

浴玄流以洗心，滌也。蕩靈風以遣累，除也。內外圓靜，同水鏡之清凝。表裏貞明，絕珠玉之瑕類也。

愛人治國，能無為乎？

居上不能自化，又藉於人。化物理人，事資安靜。但有為而躁動者，傷物也。無為而安靜者，愛人也。

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

天有四時之門。青門開而暄，赤門開而熱，白門開而涼，黑門開而寒。今之小人，暑雨祁寒，皆生怨嗟，此不能靜也。闔，閉也。一門開三門閉，雌靜也。聖人神凝於太漠，智寂於虛玄，死生否泰不能驚，水火寒熱不能動。

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

聖人智周萬物，明齊兩曜，四方皆照，為四達也。照而常寂，光而不曜，遺識混心，能無知也。

生之畜之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聖人同道德之生畜，長黔黎於淳化，養庶類於自然。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忘功德也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忘德之德，深而且遠，故言玄也。

十一章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

輻，外也。轂，內也。內轂空，故外輻湊之。聖人虛心，億兆歸之。無者，空虛也。車形雖有，賴無為用。若車無空處，其用不成。今用本由空，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。借此為譬，以況理教。教具文字為有也，理絕名言為無也。

教之行也，因理而明。理之詮焉，由教而顯。理因教顯，無教，理無所寄；教藉理明，無理，教何所說。既知理教之相由，足體有無之為用。

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

作器必須知泥，泥調則器可用。修身理宜鍊行，行潔則道可成。埴，和也，埴，土也。

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

為室內不空虛，外無戶牖，其為用也，不亦難乎？為道內既闇昧，外復聾瞽，以此求道，理非易乎？室開戶牖，有用也，人生慧解道成之。

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單有而無無，有不得為利。單無而無有，無不得為用。明有因無以為利，無因有以為用。既識有無之相因，自知麤妙之相籍也。

十二章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。

目雖能見，耽色不已，喪其明。耳雖能聞，淫聲無倦，失其聽。口雖能嘗，察味而後，乖其養。爽，失也。然盲以不見為義，聾以不聞為義。有目而不見，真人大聖盲也。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，微妙之靈音聾也。口以知味為用，若貪俗味失於道，味故言爽也。

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。

縱之於畋漁，太康失業，獵之於名聲，張毅發病，狂之大也。

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

美色重寶，難得也。以此亂心，傷行也。

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虛心而內實，為腹也。反聽而不盲，不為目也。有累之業遣去也，無為之道來取也。

十三章

寵辱若驚，

官高而慮危，賤極而多恥，皆懼也。

貴大患若身。

夫外其身者，得失難駭。貴其身者，寵辱易驚若也。貴身即有大患，故言貴大患若身也。

何謂寵辱？起問寵為下。

釋，答也。寵為貴應言上，辱為賤應言下。今說寵則知有辱，言下自明於上，不能具出，略舉也。若依文而解，俗愛榮華，以寵為上，居上近危，榮來辱及，寵乃為下。

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。

寵則榮來，辱便枯至。得之與失，並悉皆驚。唯虛澹之人，不駭其慮。是謂寵辱若驚。

此結上義也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問也吾所以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。

解也。有身帶榮悴之病，兼生死之災，故云大患也。

及我無身，吾有何患。

虛己忘心，無身也。是夫患累起在於身。身苟忘也，則死生不能累，寵辱不能驚，何患之有口

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。愛以身為天下者，若可託天下。

太上貴德，不貴身。明王愛人不愛己，苟能知此，則可以長久也。若貴身而賤物、愛己以憎人，不能同天地之不仁，齊日月而均照，則寄託而已。

十四章

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；

道遠乎哉，眼所不見，聖人體之，獨見曉焉。名之曰夷。夷，平也。大道甚夷，坦然善謀也。

聽之不聞，名曰希；

大音希聲，耳所不聞，聖人洞之，獨聞和焉。名之曰希。玄教難遇，希言自然也。

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

大象無形，難可搏觸。聖人玄悟，了達虛無。故言微。微者，機也，無也。動而應物，機也。妙絕有名，無也。

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

希、微、夷，三者也。俱非聲色，並絕形名，有無不足詰，長短莫能議，混沌無分，寄名為一。一不自一，由三故一，三不自三，由一故三。由一故三，三是一三。由三故一，一是三一。一不成一，三是一三，三不成三。三不成三則無三，一不成一則無一○ 無一無三，自叶忘言之理，執三執一，翻滯玄通之教也。

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乘乘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

皦，明也。昧，闇也。乘乘，猶泛泛也。乘物以遊，而無繫也。言乎至道不皦不昧，不可以明闇名；非色非聲，不可以視聽得。希夷之理，既寂三一之政，亦空以超羣有，故曰歸無。無，無所有，何所歸，復須知無物，無物亦無。此則玄之又玄，遣之又遣也。

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

超有物而歸無物，無物亦無色，視聽而契希夷，希夷還寂，恐迷塗之未悟，但執無形，示失路之有歸。更開有象無狀之狀，此乃從體起用，無物之象，斯為息應還真。息應還真，攝迹歸本也。從體起用，自寂之動也。自寂之動，語其無也，俄然而有。攝迹歸本，言其有也，忽爾而無。忽爾而無，無非定無，恍然而有，有非定有。有無恍惚，無能名焉。

迎不見其首，隨不見其後。

有也，有前可接。無也，無後可追。迎之不見，非有，隨之不見，非無也。

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

御，正也。古道無為正也，今道有為邪也。聖人持無為之道，以正有為，息澆薄之風，反淳和之化也。

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玄古之道難知，無為之風罕悟。上御下以正，下從上以敬。

十五章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

昔之道者難行也，古之智士能修也。道乃機微要妙，玄寂虛通，行亦極細窮微，不滯無壅。行與道合，不測難知。不可以言言，言之者非道；不可以識識，識之者乖真。故云不可識。

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

容，相貌也。夫道既難思，行亦叵識，恐來人無因體道，學者不知立，行，下文略舉容相，以勸勸也。

豫若冬涉川，

履薄冰者，恐陷在浮，生者慮危，兢兢不敢為非，勤勤唯知進道也。

猶若畏四鄰，

處俗行惡，驚鄰保以覺知，志道從善，懼幽明以彈糾也。

儼若容，

為容唯事安然修道，不宜妄動。

渙若冰將釋，

春日麗而冰釋，玄風舉而累銷。

敦兮若樸，

厚而不薄，實而不華。

曠兮若谷，

谷之虛也，容物而應聲。心之虛也，懷道而濟俗。

混兮其若濁。

心無分別，混也。與俗和同，濁也。懷玉無染，握珠自明，似濁也。

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？

安，靜也。徐，漸也。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，莫撓於水而濁自清。行之者少。故曰誰能。

保此道者不欲盈。

上來廣陳道行以勸學人，人能守之，自得清靜，義存謙退，不事滿盈。

夫唯不盈，能弊復成。

立身者不志滿盈，匡輔務存忠正，雖老而還少，在弊如更新。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，澡慮蕩於紛累，雖於朽身弊俗，復得成於真道也。

十六章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

其性靜而貞，其行清而遠。守之厚者，可得虛極之道。

萬物並作，

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為，以安靜為情之動作，去真以從偽，失本而逐末也。

吾以觀其復。

復，本也。凡人失本而逐末，離淳以入澆。聖人抑末而崇本，反澆以還朴也。

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

物，亦人也。根，亦本也。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，其事非一，故曰芸芸。聖人皆勸以反本，故言各歸其根也。

歸根曰靜，

在末所以輪迴反本，寂然不動也。

靜曰復命。

近而為語，強梁不得其死，名之中夭。虛靜保其天年，是謂復命。遠而言之，動則有生有死，失於真性。靜則不死不生，復於慧命也。

復命曰常，

有死有生，故斷。不死不生，故常。

知常曰明。

迷斯理者闇，悟此道者明。

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知常信道，所行皆善，天祐人助，故云吉。背道從邪，縱情任意，觸塗妄作為失當，人誅鬼責，故云凶也。

知常容，

知常達理，等虛空，無所不包，故曰容也。

容能公。

正而無私。

公能王，

偏私不堪宰物，公正自可君臨也。

王能天。

無心廣覆，運行以時。

天能道，

與天地合德，共道齊真，疏通無滯，動皆合理。

道能久。

道則自古以固存，聖則永享無期壽也。

沒身不殆。

沒，終也。與天為期，與道同久，終於此身，永無危殆也。

十七章

太上，下知有之。

太上，謂上德之君。德既不德，名亦難名，但以大人在上，寄言太上，而上懷道德於下，無所須下，皆自足於上，無所奉，君臣上下知有而已。

其次，親之譽之。

下德之君有為迹起，未能忘言。上則親信於臣下，下則稱譽於君上。

其次，畏之侮之。

不能因萬物之化，任自然之性，設刑法以威之，故言畏。令繁而下欺，故言侮。此下古之化也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夫為上也，化之以道，示之以信。上能信下，下亦信上。上若不能信下，下亦不信於上。

猶其貴言。

此中古之時也。未能忘言，借言傳意，更相親譽，是以重言。

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帝皇之道隆，功成也，無為之風著，事遂也。前歷明三古，言失道後德，自淳至澆，後重結之，欲示絕仁棄義，反澆還淳也。道淺易睹，德高難見。今聖化既深，神功莫測，日用不知，故言自然。

十八章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

夫重玄之境，氣象不能私。至虛之理，空有未足議。迎隨不得，何始何終乎？盛衰無變，何廢何興乎？純粹之日，彼此不隔於親疏，靜恭之辰，上下不

彰於貴賤。自然符會，未待結繩，蹈乎大方，寧資書契。時冥至一，故言道興。行偏愛之仁，用裁非之義，澆薄斯作，不能行道，故言道廢。時有澆淳，道無興廢。

智慧出，有大偽。

昏昏默默，道之極也。昧昧晦晦，行之至也。未能光而不耀，故知飾智慧以驚愚，競是非以先物，是非迭起，姦巧互生，盜跖履之以為盜，田成乘之而竊國，斯大偽也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

父子、兄弟、夫妻，六親也。彼此相須，是非不作。長短相形，好惡斯起。和以不和標稱，孝因不孝立名也。

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羲農之時，未聞股肱之節。桀紂之日，始稱關比之賢。故知旭日麗天，星宿無以照其景；時雨降矣，浸灌無以著其功。若君昏於上，臣亂於下，有能內輔其君、外靜於寇，忠名顯矣。

十九章

絕聖棄智，人利百倍；

聖者，人情之所仰；智者，愚人之所求。非智無以照機，非聖何能宰物？今言棄絕，所未聞也。夫聖人合道，道本無名，名生而物迷，言聖不及於忘聖，智出而偽起，用智不及於忘智。故須絕棄也。然聖生則盜起，智用乃賊來。今言棄絕，盜賊不起，其利實多，略言百倍也。

絕仁棄義，人復孝慈；

仁以愛物，義以讓人。雖曰立人之道，實亦矯人之情。今棄矯情之仁義，歸天性之孝慈也。

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

擺工倕之指，息機械之心，絕巧也。擲玉毀珠，棄利也。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，棄寶無利，寧有盜乎？

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

文，教也。屬，繼也。夫大人之設教也，莫不修凡以成聖，從愚以歸智，去害而之利。今皆棄之，於教不足。未知學者何所措心，是故繼以後文，示令立行也。

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樸，本也。萬境無染，見素也。守一不移，抱樸也。公而不黨，少私也。以性制情，寡欲也。

二十章

絕學無憂。

夫志無為之道，則學無所學，混之以愚智，則得失未聞，懷忘之進退，則榮悴不驚。抱自然合道，寧有憂乎？存有為之業者，學非為己，懸頭刺股而競者名，映雪聚螢所爭者利，懼榮名之不立，驚厚利之未來，以此存心，憂患生矣。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禮對為唯，野應曰阿。稱心為善，乖意為惡。幾何，言不遠也。體道則百慮俱遺，任真則萬塗皆適，實亦無逆無順，不美不惡，然有為強生分別偏私，妄起愛憎，不留心於道德之鄉，唯責人以華薄之禮，悅心謂之為是，不問賢與不賢；潤己稱之曰能，未論智與不智。此則智者翻闇於不智，賢者倒愚於不賢。故曰相去幾何也。亦言人性自然已足，益之則憂。夫進智以徇美，與飾偽以為惡，事雖不同，失性均也。故曰相去幾何也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，荒兮其未央哉。

水火可畏，不畏又遭燒溺。豺狼可畏，不畏終遇於損傷。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，歸茲損敗；貪名利而無息，致此危亡。今流俗滯之有年，溺之忘反，悠悠莽莽，欲出無期。

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臺。

熙熙，悅樂也。太牢，味也，春臺，色也。言流俗眾人，務學以規名聲，縱情以昏色味。悅之以色，不知盲之有時；適之以口，不知爽之有日。逐慾老而愈溢，勞形困而不休，仍自欣欣，以為悅樂。

我獨怕兮，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。乘乘兮，若無所歸。

聖人言眾人馳驚於有為之境，為聲色之所動，我澹泊於無為之端，香味不能惑。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，不知淫泆之情，心無所在，豈定有歸也。

眾人皆有餘，我獨若遺。

俗人於清虛而不足，在昏濁而有餘，積財貨以為外累，肆情欲以增內垢。聖人塵埃無染，俗事都捐，故曰若遺也。

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純純兮。

俗人愚也，自以為智，惑於情慾，穢亂日以至。聖人大智若愚，形神虛靜，純白日以生也。

俗人昭昭，

不知強言知，內明於心，外曜於物，自言了了，故曰昭昭。

我獨若昏。

知如不知，如將闇也。

俗人察察，

銳情於是非之境，專心於得失之路也。

我獨悶悶。

遺心識，自無分別，忘善惡，故曰悶悶。

淡若海，漂無所止。

德宇恢恢，心臺淡淡，猶如大海風動波隨，漂泊東西，終無定止。

眾人皆有以，

用有為也。

我獨頑似鄙。

若愚人之無知，同賤者之不飾。

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於母。

食，用也。母，道也。人皆得意，未假以言。物既失理，聖人設教。自春臺已下，並是眾生有為之病。聖人隨病救之，皆用無為之藥。有病有為，有無不同，故言異也。凡夫滯俗，聖人用道，故言食母也。

二十一章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

孔，甚也，大也。道，理也。德物無不包，故言容也。動皆順理，故言從也。亦言大德，不由他至，唯從道來也。

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

未知道是何物，而令德從明矣。大道幽玄，深不可識，語其無也，則有物混成；言其有焉，則復歸無物。歸無物而不有，言有物而不無，有無非常，存亡不定，故言恍惚。

恍惚中有象，惚恍中有物。

非有非無之真，極玄極奧之道，剖一元而開三象，和二氣而生萬物也。

杳冥中有精。

至理唯一，故言精。妙體無變，故言真。

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
寂乎無象，感而遂通。福善禍淫，影響斯在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

閱，簡也。甫，始也。愚者無知，凡情有滯，謂杳冥之理，本絕因緣，恍惚之中，元無果報，遂令行善者有怠，長惡者不悛，未識精而有靈，豈知真而有實，言其中有信，欲照理非虛，為救眾生開方設教，從終至始，簡其善惡之因。自古及今，閱其邪正之行。忠孝者賞之以爵，過忒者罰之以刑，含貫空有，彌羅宇宙，體既獨立，而常存名，亦湛然而不去。

吾何以知眾甫之然，以此哉。

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，從終至始，簡閱於物，分別於人，度脫四生三代不失，但以觀之於見在，足知過去未來也。

二十二章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

外順於內，內養於神，物我無傷，全也。屈己從人，身不失道，直也。謙退處下，室也。混而不濁，新也。理本是一，故言少。忘言契理，故言得。有為為境羣典百端，多士逐欲情亂，滯教生迷。故言惑也。

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

一，道也。聖人懷道，故言抱一。動皆合理，可以軌物，故言式也。

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。

去分別而遺識，智慧自明。捐物我以全真，道德自彰。取其功而反失，誇其德不長也。

夫唯不爭，故莫能與爭。

以我為是，指他為非，不能順人，唯知逆物，起於爭。聖人屈曲從物，豁蕩是非，不爭功名，與物無競，故天下雖大，誰能爭乎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聖不自專，寄言古昔，枉正少得，不是虛言，誠全歸身，皆為實錄也。

二十三章

希言自然。

希，少也。多言數窮，少言合道，故曰自然。道則非無非有，理亦非少非多，欲明多言之失真，故借少言而合道。

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

迅風暴雨，尚不竟日終朝，輕躁多言，豈得全身遠害？少言合理，則十日雨五日風也。多言有損，則狂風暴雨也。

孰為此，起問天地。解也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？

此舉大以明小也。

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。

道者，清虛無為，救人濟物，若舉事皆從於道，道亦得之。

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。

德者，畜養於物，潤益於人，人能行同於德，德亦得人也。

同於失者，道失之。

不能行同道德，體存化義，共惡者之為非，同罪人之受罰也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同於道者道得之，信於德者德得之，同於失者道失之，信不足有不信也。

二十四章

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

跨，越也。徐行緩步，其行久也。企踵越分，行不久也。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。跨企矜伐者，自危自亡也。

自見不明，自是不彰，自伐無功。自矜不長。

此非君子之行，豈是忘懷之士。

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殘餘之食，不可以薦饗。跨企之行，不可以進道。昏亂者愛斯行之為是，乃安之。達理者惡此道之為非，故不處也。

二十五章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有物者，道也。名之曰道，故言有物。然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，不可以有無議，不可以陰陽辯，混沌無形，自然而得，故曰混成。自然之理，運之以變化，無形之內，開之以氣象。原其本，則先天地生也。

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

混成之道，先天地生。聽之不聞，則寂寥無響，搏之不得，則澹漠無形，喪偶而無對，故言獨立。湛然而常存，故言不改。無處不在，周行也。用之不勤、不殆也。覆載生畜，母之義也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吾強為之名，曰大。

天有形者立稱，無象者絕名，約通生而為用，字之曰道。無一法而不包，名之曰大。理無名，無名而名，謂之強也。

大曰逝，逝日遠，遠日返。

逝，往也。即大求之，而不得往也。就往追之，而不及遠也。體之近在於身，故謂之返也。

故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王亦大。

道尊德貴，彌羅無外。天能廣覆，無隔於貴賤。地能厚載，不擇於妍媸。帝王控制，通貫於遠近。字育普均於貧富，用各有主，歷言大也。

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

寰宇之表，自可絕言。形象之中，理生稱謂。雖具萬品，究之唯有四大。大名既一，用義難殊，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，取則於天地也。
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夫為人主者，靜與陰同德，其義無私，法地也。動與陽同波，其覆公正，法天也。清虛無為，運行不滯，動皆合理，法道也。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

，虛己理絕於經營任物，義歸於獨化，法自然也。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。

二十六章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

大小俱輕，不能為於根本。上下皆躁，未可為於君主。是以一輕一重，輕者以重為根。一躁一靜，躁者以靜為主。故無為重靜者，君之德也。有為輕躁者，臣之事也。上下各司其業，為君必須重靜也。

是以君子終日行，不離輜重。

有道之主，君人子物，務於重靜，不為輕躁，舉不失道，動不離靜。是以行必輜重，居必攝衛。不至危亡，由重靜也。

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

聖人所貴者，大道所寶者，重靜。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，身之所託者，虛寂。嬋姬飛燕之美，御心之所遊者，無為。情欲不足以累身，華屋未能以惑己。物無累者，故曰超然。

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

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萬乘之君，豈宜妄動。

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前明重靜，則超然無累，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。無累則上下俱安，有損則君臣皆失也。

二十七章

善行無轍跡，

七香流水之車，動之者有轍。千里浮雲之馬，躍之者有跡。不疾而速，雲駟不踞地。不行而至，鳳鳥本無跡。言聖人垂拱，廟堂不遍周至之轍。賢士銷聲，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。

善言無瑕謫，

言必有中，千里應，非法不言，有何過也？

善計不用籌策，

籌策者，以筭物數。以道觀之，物無不盡道，非於數，寧用籌策也。

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，

門以關，亦有閉有開。若能以道制

之，無閉無閉。是以理國者以道百姓，無以窺窬。修身者以道聲色，無由開鑿。

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

用繩之者，有縛有解。以道控制於四方，善結也。萬國共戴於一人，不解

也。修身者必契於道，故言善結。抱一無離，不可解也。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。

一物失所，慮軫納隍，視人如子，寧有棄乎？真聖演經以開化，赴感以導凡，以道濟之，曾無遺棄。

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

始終用道，故言常。慶及萬方，故言善。德能廣濟，故言救。通言一切，故言物。

是謂襲明。

善行五者，人物兼濟。承道而用，是謂襲明。

善人，不善人之師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

行與道合，德能利物，善人也。人之儀表，物之楷模，師也。闇者求明，明者不求於闇，受之以作役，具之以束脩，資也。

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。雖知大迷，此謂要妙。

尊師重道，貴也。仁惠善誘，愛也。資之義當貴愛也，若師不愛於資，壅玄流而不潤，資不貴於師矣。惠路而難反，悟之者要妙，昏之者大迷也。

二十八章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

不諂不驕，在於中平，君子之行也。不靜不躁，處於中和，入道之基也。故知懷雄猛之心者，未可全真。抱雌柔之性者，不能志道。今知性雄而守雌，則不躁不速，亦知性雌而守雄，則不靜不遲，不滯兩邊，自合中道。然行雄猛者眾，守雌柔者少。故喻明漢壑處下，眾流歸之。人士謙退，道德歸之。

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

內無分別絕是非，赤子之行也。若常能守靜，恒與德合，是不離也。小則無情，大則有欲，去大時之有識，反小日之無知，故曰復歸也。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

大白若辱，大智若愚，晦以安身，斯為法式。

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

忒，差也，不以智耀人，不為名害己，內雖潔白，外實同塵。立身者受祿無窮，修道者成真無極。
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

有官有爵，榮也。無位無名，辱也。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，可謂包含一切，為天下谷。

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

在貴如賤，處榮若辱，真常之德，自然滿。常德反歸，故言復樸也。

樸散為器，聖人以為官長，是以大制無割。

一氣未分，樸也。三才有位，器也。自無形以關有象，故言散樸以為器。天尊地卑之體既著，君貴臣賤之體亦明，樹之以君，故云官長。統御萬國，故言大制。上能子育，下獲不傷，故言無割。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，此即散樸為器也，作真仙之主為官長也，以道攝物，物無不歸，大制也。慈能被物，物得以全，無割。

二十九章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

夫無為無事，可以攝天下也。若以有事有為，吾見其不得已也。

天下神器不可為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若乃與天下之善，不私其利，除天下之害，不處其功，四海沐德以飲和，萬物從化以樂俗，可以安大寶，守神器。若不知有為之非，而執之以為是，則敗失也。

故物或行或隨，或噓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接或隳。

夫有為之法，有前可行，有後可隨。一溫一寒，一盛一衰，聚之則接，散之則隳。若行有為，雖成必敗。若用無為，能弊復成也。

是以聖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

奢泰者，即有為之事也。逐欲為甚，心存侈靡為奢，極樂無厭曰泰。聖人虛心知足，去甚也。見素抱朴，去奢也。忘歡而復樂足，去泰也。

三十章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

忠臣輔於君上，賢相理於陰陽，以道勝於海內，不以兵強天下。下之事上，猶以道佐，上自有道，寧專用兵。以道則彼此各安，用兵則互相侵伐。一來一往，故曰好還也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嘉禾不得植，荊棘所以生。此亦用兵之過也。

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

能用為善殺敵，為果。賊來侵我，所以除之，不以國大兵強專用，為是也。

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。

自大為矜，取功為伐，好勝不已，示賢於敵，謂之驕。故曰義兵王，應兵勝，忿兵死，驕兵滅。善用兵者決定果敢，不矜不忿，不貪不驕，迫不得已，從後應之，義在除敵救人，亦非恃力好戰矣。

是果而勿強。

心定能不驕不矜，行不得已者，是果而勿強也。

物壯則老，謂之非道，非道早已。

少而必長，盛而必衰，此物壯則老也。明以兵為強者，兵敗而必弱，故言非道也。是道可以常行，非道理宜先止也。

三十一章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精飾為佳。祥，善也。兵者，動有亡國失人之患，故言不善。存者，人之所愛。亡者，物之所惡。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。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

經天曰文，止戈為武，其為用也，彼此實齊，禮樂所以並行，水火故宜難廢。用須得理，動又以時。是以平居好生，以左為重；行兵主殺，以右為貴也。

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。

兵雖可用，多有損傷。是爪牙之所司，非元首之器用。

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，勝而不美。

恬淡，靜也。王者用師，有征無戰，動不失靜，故言恬淡。不好用兵，不以為美也。

若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

君者，人父母。美兵，好殺，非謂養人。

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

陽道貴生，所以吉。陰道貴殺，故云凶也。

是以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。

偏將副軍不當殺，故居左。上將闔外以行誅，故居右。

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

兵之所用，義在救人，哀失道，悲其過殺。古者以慈用兵，貴之以德，賤之以器，克敵之後，將軍素服主喪，行禮受弔也。

三十二章

道常無名。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

有名之物，並悉無常。今謂無名，理。歸常道。樸，本也。臣，賤也。常道妙本，非大非小。非大而能大，雖大不可貴；非小而能小，雖小不可賤也。

王侯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天王諸侯若能抱道，遐邇人物自然賓服也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。

守道則功格四表，無為則乾坤交泰。非唯天地相合，抑亦德合天地。德合

天地，既知甘露降，亦知醴泉出，此有道之化也。

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上如標枝，人如野鹿，不須教令，自然太平也。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

自本自根，生天生地，始制有名也。既得其子，以知其母。子之依母，天之理也。故言知止也。

知止所以不殆。

子依母，物無傷害；人依道，理無危殆。

譬道在天下，猶川谷與江海。

川谷上源而不竭，鈴以江海為本。以江海為本，復本而歸江海。明人從道而生，還須歸道。今不知歸，失於本也。亦言人有道，物歸之，如川谷歸江海也。

三十三章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聞而知之謂之聖，見而知之謂之智。然則外難知者，人也；內難知者，己也。今鑒人而知善惡，智也；照己而知得失，明也。知善就君子，如染芳蘭，知惡遠小人，如去鮑肆；知得盡之以忠貞；知失除之以悔悛。此乃明智也。若乃清重玄之路，照虛寂之門，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，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。一身非有內，豈貪於名利。萬境皆空，外何染於、聲色。內外清靜，故曰明。物我皆通，

故言智。

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

夫用力者，力大則勝人。用德者，德高則伏物。進德修業，自強不息，不溺於非，斯自勝也。修道者忘懷，則外物無害，故曰勝人。虛心而仙骨日強，故言自勝也。

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

知分之人，樂一瓢而為富。貪利之者，積百萬而為貧。飾躬勵己，強行信道，彌篤為有志也。

不失其所者久，

上乘所說，本以教人。依教修行，不乖其理也。欲言不失其所。理國者用之，則國祚長久。修身者用之，則性命長久。

死而不亡者壽。

國王有道，天清地靜，人安神泰，無復傾危。設令時遇灾衰，運逢屯否，居危而得安，處否而常泰，以保於萬壽，故言死而不亡者壽。修道者以百年

將盡之身，獲萬劫無期之壽，此亦死而不亡也。然物則百生有死，人則有存有亡者，皆為夭也。道則不生而能示生，雖生而不存。不死而能示死，雖死而不亡。不存不亡，故云壽也。但存亡既泯，壽夭亦遺。

三十四章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

夫虛舟汎而不繫，大道汎而玄通。不繫者，無滯於西東。玄通者，寧封於左右。是以入毫芒而遺小，彌宇宙而忘大，影見非一，靈化難常，物無不應，何為不可也。

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。

物之得生，皆賴大道。道則信之以獨化，物則稱之於自然。能生者不以為功，所生者不以為德。真之至理，不相辭謝也。

成功不名有。

道之生物得以生，成功也。能所皆忘，故不名有也。

衣被萬象不為主，可名於小。

生育普均，覆載無二，衣被也。長而不宰，不為主也。可言於小，言不小也。

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

萬象輪迴，不出無形之表。品彙終始，會依虛寂之中。故曰歸之。可名於大，言不大也。

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聖人同大道之停育，齊至理以忘功，不滯空有之端，寧拘小大之域，必定忘於小大，故言終不為大。執則成小，亡心則為大。不大而大，故言成其大也。

三十五章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

大象無形。無形者，虛無之大道大。執，專也，持也。能持身庇玄德之影，專心駐幽寂之門，有道則物歸，故言天下往也。

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油雲布而萬物潤，膏雨降而百草滋。但以被微物而有益，是知歸大道而無害。無害之理，其致云何？身神不動曰安，死生泯然曰平，彼此玄通曰泰也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

五音之聲，樂也。八珍之味，餌也。百年寄身，過客也。止，留也，依也。歸往於道，可以平物情，不悟少能依止，乃留心於絲竹，以此暢情，依身於蘭桂，用茲適口，不能執象，欲泰難乎。

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

繁華者，物情之所悅。虛寂者，人性不能安。情悅謂之為美，不安呼之為淡也。

視不足見，聽不足聞，用不可既。

既，盡也。目所見者色，炫之於青黃；耳所聞者聲，惑之於宮徵；心所貪者利，昏之於珍寶。寶雖為利，用有盡也；聲雖可悅，聾不遠也；色雖可愛，盲在近也。故知止樂餌者，有斯患也。然恬澹無為之道，視雖不能見，致之者洞視無不明；聽雖不能聞，契之者洞聽而更聰；心雖不能計，會之者運用而不盡。道

俗之好如彼，利害之塗如此。

三十六章

將欲喻之，必固張之。

將欲塞兌而閉門，愚夫不服，縱其開兌而濟事，困而後已。

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

將欲息其雄猛之心，縱其剛強之志，柔弱生徒，剛強死行，苦至當止也。

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

欲衰而更盛，物極而自反。

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

欲奪其惡，惡行不除，惡積滅身，臨時自悟。

是謂微明。

上之權道觀之，則未似施教。究理則極有潛資，甚自微妙，分明歷然有益，故謂微明。八十一章廣陳化道，而凡情有繫，所執不同，以實示之，而不從將權化之，令知返玄教，深遠左右宜之。權釋辯於前，實解彰於後。欲喻斂之，開經化之；欲弱俗情，強其仙骨。欲廢邪志，與之正道；欲奪惡行，與之善業。

柔弱勝剛強。

權道順之而不違，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剛強，故言勝也。

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脫，失也。魚之游泳，事藉於江湖。聖人大寶，理資於利器。魚不可以失水，失水則魚亡。利器不可以示人，示人則危殆。故曰人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人。

（後文元闕）#3

老子道經卷上#4竟

#1 按《道藏》本原將老子道經李榮註分作四卷。現據敦煌本合併為一，改

題『道德真經註卷上』。後文卷題亦刪去。

#2 按《道藏》本原未分章，僅題篇名『道經』二字。現據通行本分章，列出章次，以便閱讀。下同此。

#3 《道藏》本原止於此。以下第三十七至八十一章缺。據敦煌本及強本補。

#4 此行係整理者補。下卷敦煌本尾題『老子德經卷下』，可證上卷尾題應作『老子道經卷上』。

道德真經註卷下#1

元天觀道士李榮注

三十八章#2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

明古之皇道，宅太虛以為心，凝至一而為體。不言均天地之化，無事成萬物之功，未規揖讓之名，豈有干戈之爭。雖復處宗處極，而乃非爭非名，無為自然，故云上德。為而不恃，成功不居，故云不德。畜養萬物，物得以成，故云有德。內明德與道合，厥義可尊，故云上德。道既無象，德亦虛玄，韜光藏用，故云不得。雖藏於用，無用之用用矣。乃韜於光，不耀之光光矣。有用有光，濟人濟物，故云是以有德。

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道德之風幾乎將失，仁義之化殆欲斯興，文字既彰，澆漓漸矣，故云下德。以德為德，以功為功，恃德伐功，故云不失德。執言有德，不及無為，故云是以無德。內明體同虛寂者德之上，事有紛累者德之下，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。執者失之，是以無德也。

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

以，用也。上用無為以化下，下用無為以事上也。

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

上用有為以導下，下亦以有為以事上，何者？草則逐風以西東，影則隨形而曲直，故知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，理歸虛靜，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，義存忠孝也。

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

兼愛博施仁也，賞善罰惡義也，恒其道德，其宜上也。上德下德亦澆淳之化有殊，無為有為明得失之政斯別。下德之稱有為者，是上德之劣也，上仁之稱無為者，是上義之優也。

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

上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，以此教人，故曰為之。禮煩則亂，下不能行，故

云而莫之應，可謂信不足有不信。相信自可忘言，不信則生忿爭，是以揮拳攘臂，更相牽引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也。

玄古淳和，物情誠實，人皆自足，不假仁義以煦濡，家悉無為，各懷道德以游泳，爻象不作，教迹未興，混親疏，忘貴賤，此則太上下知，大道之化也。此風既散，謚號乃興，畜養之義行焉，成濟之功見矣。聖人潛被，黎首自安，此上德之化也。親惠情生，泛愛功起，親則有所不普，愛則有所不同，澆風以漸也。親愛不足以化俗，賞罰于是以理人。又喪賞罰之義，廢仁義之禮，教之以折旋，行之以玉帛，而君欺于上，臣誑于下，淳源已遠，澆浮孔熾也。

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

人皆敦厚，各懷忠信，亦無煩曲禮，但忠信已薄，澆浮更厚，惑亂滋甚，以禮理之，賤質貴文，轉增邪亂，故言亂始也。

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始。

道德者，道之實也。仁義者，道之華也。先知仁義者，識華不識實也。夫明者自然合理，暗者方俟師教，知禮非上智之基，乃是下愚之始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云去彼取此。

散樸以為器，原其始也至淳，失道而後德，要其終也澆薄。是以仁非本性，義異自然，信不由衷，禮飾於外，是非戰爭，奸巧紛紜，父子失慈孝之心，君臣乖忠義之道，于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，愍至道之崩淪，欲抑末而崇本，息澆以歸淳，故舉大丈夫經國理家，修身立行，又須取此道德之厚實，去彼仁義之華薄，則捐俗禮，歸真道。

三十九章

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靈^{#3}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

一，元氣也，未分無二，故言一也。天地雖大，所稟者元一。萬物雖富，所資者冲和。王侯雖貴，所賴者真道。是以清澄以廣覆，寧靜以厚載，變化以精靈，虛豁以盈滿，安樂以全生，無為而正定，何以致其然？皆得一於道。

其致之，

道無興廢，物有得失。得之者益如前，失之者損如後。

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貴將恐蹶。

真一之道，不可失也。失之，成象恐之於破裂，成形恐之於動發，不測將恐以絕歇，虛間將恐以枯竭，生靈將恐以死滅，尊貴將恐於顛蹶。

故貴以賤為本，

此則國以人為本，亦言從賤以至貴也。

高以下為基。

九重之臺起於累土。

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。

孤寡不穀，王侯之謙稱，此亦不忘於本也。

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非〔乎〕？

言貴實以賤為本也。

故致數譽無譽。

王侯實貴而以賤為名者，此有道之君也。歌謠頌德，不以為譽，此則數譽。懸謗從諫，不以為數，此則數毀也。明體道君子外寵辱，得失不驚，心忘毀譽，喜慍不形色也。

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玉碌碌少故貴，而石落落多故賤，賤者人所惡，貴者物可政，俱不安也。處貴而謙退，不欲如玉之被致。在賤而惡齊，不欲如石之被奔。得之以一，處之以中，唯上與下無不安。

四十章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

道以柔弱為用，動皆反俗，以剛強在心，舉皆失道也。

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有者，天地有形故稱有。天覆地載，物得以生，故言生於有。無，道也。道非形相，理本清虛，故曰無。天地從道生，有生於無也，故曰虛者天地之根，無者萬物之源。迷者失道，不識本元。聖人垂教，明於祖始，若能道超生死而出有無，必其昏俗，淪有無而繫生死。形神合而見相，故言生於有，形神散而無體，故言有生於無。

四十一章

上士聞道，勤能行；

信道彌篤，強行有志，寒暑變而不革其心，金石銷而不移其操，始終常一，確乎不拔。勤行也。

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

素絲無恒，逐玄黃而改色。中士不定，隨好惡而異心。聞真道，存身以安國，則存道而忘俗。見財色，悅性以娛情，則存俗而亡心道。

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

心迷得失，知近不知遠，情昏真偽，識淺不識深，但悅塵垢之小行，反笑清虛之大道。

不笑不足以為道。

道深甚奧，下士#5之所難知。微妙玄通#6，下愚故非易識。今笑之，不能令真使混濁，適足彰道之清遠也。

是以建言有之：

物情不一#7，取捨異心。聖人設法，無教無不教，凡情向背，有信有不信也。

明道若昧，

智無不周，明。光而不耀，昧。勤行，進，大成若缺，退也。

夷道若類，

緬平一等，夷道也。和光同塵，若類。

上德若谷，

無不容也。

大白若辱，

廉而不穢，大白也。混若於濁，若辱也。

廣德若不足，

大滿若冲。

建德若偷，

潛行密被。

質真若偷。

偷，變也。性無潔濁，體實常存，質真也。亡死生，合變化，若偷也。

大方無隅，

寰寓有象，有方也。至道無形，無隅也。

大器晚成，

積習生常，美成在久，故知脩心脩行，非一朝一日可以致。

大音希聲，

鳴鐘應節而鳴，玄教隨機而作。

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

虛無羅於有象，故言大象。大象無象，故曰無形。不可睹，故言道隱。絕於稱謂，故曰無名也。

夫唯道，善貸生。

夫進而若退，進無進也。若退而進退也。明若昧，非明也。昧若明，非昧也。至真之道，非進非退，非明非昧，無色無聲，無形無名。雖復無名，亦何名而不立？雖復無象，亦何象而不見？是故布氣施化貸生於萬有，為而不恃，付之於自然。

四十二章

道生一，

虛中動氣故曰道生。元氣未分，故言一也。

一生二，

清濁分，陰陽著。

二生三，

運二氣，稱三材。

三生萬物。

圓天覆於上，方地載於下，人主統於中，何物不生也。

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冲氣以為和。

陽氣熱孤，亦不能生物，陰氣冷單，亦不足成形，故因大道以通之，借冲氣以和之，所以得生也。

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自名。

抱冲和之氣，無好無惡。失一元之道，有愛有憎。但敦富貴之名，不悅孤寡之稱。唯有道王公，卑以自牧，義存謙退，以為名也。

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

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，損也。謙光日新，益也。無德處貴，自以為益。材下位高，必至傾覆，損也。

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。

人間所行之教，理歸仁義，事剛強。然剛強者死之類，仁義者道之華。亦我義教之者，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，遠仁義而安道德也。亦言聖人是於能教眾生，是於所緣教得宜。義者，宜也。

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學父。

不從君父之命，不順聖人之教，貪榮而守勝，尊己以陵人，強梁也。違科犯法，不盡天年，中道而夭，不得真死也。物皆合道，聖人無不設教。凡情失理，化主所以興言。由仁義之華，彰道德之實，因強梁之性，演柔弱之法。父，本也，以強梁為教本也。

四十三章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

有象之至柔者，水也。無形之至柔者，道也。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，破彼堅強。道至柔而能貴彼忘我，破茲固執。言人若能鑒之於水，體之於道，足然洞之於人我，經之於丘山，微妙玄通，都無滯礙，此謂馳騁之至堅。

無有入無間，

水無有礙，道無有形。有間無間，無處不入。

是以知無為有益。

道無形，物得成；聖無為，人得化。此乃無為之益也。

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

前稱無為之益，未知何曰無為。行不言之教，教即忘言。任因循之事，事即無事。吾安於上，臣悅於下，此為之益也。

天下希及之。

行有為者多，及無為者少。

四十四章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

名者，外之稱譽。貨，俗之財帛。身為忠孝之本，抑德之基，理須外名利，存身神，反無為，脩至道，而弱喪者不反，逐欲者失真，遂為名以殺身，因財而害己#8。迷淪者眾，聖人懷之，故詳問云為得利為病，為失名失利為病。俗以得名利為善，而得之則身亡；失之為惡，亡之則己立。得失病利，誰然定乎？亡，失也。

是故甚愛必大費，

為名以殺身，斯大費。

多藏必厚亡。

為財以傷己，斯厚亡。

知足不辱，

不分外以求名，遠恥辱。

知止不殆，

不非理以規財，無危殆。

可以長久。

外之於名利，遠之於危殆，理國可以長存，脩身可以久視。

四十五章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

道圓德備，名曰大成。備如不足，故云若缺。然大壑酌之而不竭，明鏡應之而忘疲，不弊。

大滿若冲，其用不窮。

四達是方而俱照，六通無幽而不燭，斯大滿。不以照為照，不以盈為盈，若冲也。用不以心，故無極。

大直若屈，

直同正道，大直。以欲從人，若屈也。

大巧若拙，

匠成萬物，大巧。似不能為，若拙。

大辯若訥。

談天暢理，大辯。言即無言，若訥也。

躁勝寒，靜勝熱。

陰陽二氣，遞相為用。陽氣躁而熱，陰氣靜而寒。陽氣盛則靜勝而躁劣。此則氣序遷移，平為勝劣。夫大成若缺，大滿若沖，則盛無盛也。其用不弊，其用不窮，則衰無衰也。不盛不衰，不寒不熱，遺成而不敗，忘勝而無劣。清靜為天下正。

為陰陽之所寒熱，未清也。為生死之所流動者，不靜也。明聖人生死無變於己，寒熱不累於身，清靜也。有輪轉處，生死皆為耶也。無輪轉，絕死生，為天下正。

四十六章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

君上有道，除奔命之馬。臣下無為，糞桑田之業。修真者去馳騁之浮情，糞身神以道德。務學者絕飄蕩之懈惰，糞心虛以藝文也。

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

生，起也。不用道而脩文，專飾兵而好武，四郊多壘，五兵斯起，戎馬生於郊也。內明心王無道，馳六識之馬，遍萬境之中，得失紛紜，是非#9交爭也。

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甚於欲得#10。

有道之人，遺情去欲，禍自除。無識之徒#11，縱性任心，殃咎斯至。善積成慶，幽顯咸享。惡積成殃，存亡俱累。罰止一身，罪也。下及子孫，禍也。上誤先祖，咎。

知足之足，常足。

除可欲則外無所求，清本性則內無所乏，故言知足，動皆合道，事無不圓之足也。無不足之時，常足也。

四十七章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

觀之以道，則理無不達，照之以智，則事無不知，所謂不行而知者。

不窺牖，見天道。

二景麗天，五星耿漢，寧須窺牖，方始見乎內明。窺牖者，穿鑿求解也。天道者，自然之理。不假筌蹄得魚兔，無勞言教悟至理，此不窺牖見天道。

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跡周於宇宙，未識山川，覽遍於經籍，寧知至理，此謂無知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行，

獨悟也。

不見而名，

玄覽也。

不為而成。

自內就也。

四十八章

為學日益，

增之以卷軸，長之以見聞，利之以名聲，加之以嗜欲。

為道日損。

行不言之教，文理雙忘。體虛玄之道，物我同遣。為無為百為兼喪，事無事萬事都損。豈惟僑盈奢侈也。

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。

捨有歸無，損之者也。有去無忘，又損之者也。有去，無也。理冥真寂，至無為也。

無為無不為。

夫欲去有累，所以歸無為，而惑者聞無為，兀然常拱手，以死灰為大道，土塊為至心，理恐其封執無為不能懸解，故云無為而無不為也。不為非無為也，有為而歸無為，非有為也。此則為學為道，道學皆忘，唯動與寂，寂動俱息者也。

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取，攝也。忘則無捨無不捨，用則有可有不可。若以無為攝天下，無有而不可皆可也。若以有事取天下，無有而不可皆不可也。

四十九章

聖人無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

君上無心於有為，任百姓之自化。聖人無情以分別，逐萬有而感通也。

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得善。

若有心分別，有善善有不善，不得以為善#12。今既無心分別，非唯善於善，亦善於不善，善與不善皆善，是以謂之得善。

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得信。

信，順也。物情既有可有不可，從事則有順#13有不順。有順有不順，不得以為俱順。今聖人無可無不可，皆可；無順無不順，皆順，是以名為大順。

聖人在天下，惻惻為天下混其心。

惻惻，不住也。凡情分別，見善見不善，信有信不信。聖人惻惻不住，泛

泛隨機，混其分別之心，齊其是非之意也。

百姓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百姓不能以性制情，而乃縱心逐欲，注耳目於聲色，專鼻口於香味，因茲困惑，以此聾盲。聖人逐病行醫，隨機演教，因心救物，說已化他，乃云我止如嬰孩赤子，不知聲色悅於耳目。

五十章

出生入死。

從幽至顯名出生，自有歸無稱之入死也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

九竅四關為十三也。若能絕欲則為生之類，必其放蕩，則為死之徒也。

人之生，動之死地，十有三。

所以流死地者，由十三種造過。

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

何為得至於死地？言用之九竅，運之四關，多取有為之生業，愛養無常之生死，後（厚）過其分，動之死地也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

不能養性，內為情欲之所傷，外為毒蟲之所害。善攝者不耽染，性不傷，無毒心，物無害。

兇無所駐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

言養生以道，積善以行，是故前顯不與惡遇，今明雖遇無傷。

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夫生我者神，殺我者心。我殺由心，心為死地。若能灰心息慮，不構有為，無死地。

五十一章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孰成之。

至道運而無壅，何適而不能。玄德動而不滯，何事而不可。今約事分用，通生則理歸於道，長畜則義在於德。生畜於物，物各有形。既秀而不實曰孰，生畜具全曰成也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父母所生，天地覆載，誠可尊也。今道德恩隆於父母，功蓋於天地，理當尊貴人也。

道尊德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

道德虛忘，自然尊貴，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。

故道生之畜之，長育之，成之孰之，養覆之。

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。進益曰長，撫恤曰育，構立曰成，圓足曰孰，資給曰養，衣被曰覆。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夫伐其功者，非至功也。恃其德者，非大德。今既生既長，不恃不宰，深妙之德也。

五十二章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

道為物本，故云始。德能畜養，故云母。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

道德生畜，母之義也。物從道生，子可知也。

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

子從親生，必須孝於親；物從道生，必須守於道。子孝於母，母慈於子，通天地，感神明，物無傷也。人守於道，道愛於人，積功行，著幽顯，物無害者，故言不殆也。此明母子相守，本末相收。能行此者，家國安也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

掩目閉口，外患不生。既無疲勞，又絕勤苦。會無名之始，歸有名之母，修身之道也。

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失道滯俗，去本行末，通六情之兌，開五欲之門，雖成有累之事，終失無為之道。亡沒此身，難可救拔。

見小曰明，用柔曰強。

禍亂初起為小，預能防患曰明，順道無違曰柔，始終不損曰強也。

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無遺身殃，

智能照機，以之防禍，用其光也。睹見未萌，皎然無失，內視反照，復歸其明。以不罹患，無與身殃也。

是謂襲常。

放情極欲，遺本徇末，患難斯至，歸無常也。塞兌閉門，守母依始，潔身入道，襲真常也。

五十三章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甚畏。

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，唯履險途，服文綵而帶利劍，厭飲食而積貨財，農田荒穢，倉凜空虛，此乃誇盜之人，豈純粹之行。若使我微知政事，必行無為之大道，不涉有為之小徑，有所施為事，尤畏不行。

大道甚夷，其人好徑。

正道平而易，邪徑險而難。理國者多履其難，修身者少從其易。斥無道。

朝甚除，田甚蕪，

雕墻峻宇，除故造新。下人妨農，良田蕪穢。殉名好利，棄少求多。道業不修，丹田荒廢也。

倉甚虛。

年登則稟實，農廢則倉虛，行薄則業虛，德充則道實。

服文綵，帶利劍。

捐素以事華，賤文而貴武。修真者內不存於道德，外唯飾以威儀，毒意末松，帶利劍也。

厭飲食，資貨有餘。

夫味無味者，飲和浴德。為無為者，禮士愛賢。鄙芻豢，以簞食為樂，散貨財，以不貪為寶，此則內外無不可也。而厭之以芳鮮，積之以珠玉，是盜誇之行，非家國之基。

是謂盜誇。盜誇非道。

取不足積有餘，盜之謂也。愛文綵，事貪侈，誇之義也。唯盜與誇，俱非道行。

五十四章

善建不拔，善抱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

能立行於至道之境，則根深而不拔。妙樹功於玄德之鄉，則蒂固而不脫。為國則百代宗廟而常安，為家則萬葉蒸嘗而不絕。師資結影於真氣，授繼響於玄風。

修之身，其德能真；修之家，其德有餘；修之鄉，其德能長；修之國，其德能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能普。

夫道不可不修，德不可不立。立德修道，自家形國，何往不安。死生無變曰真，慶及後昆曰餘，邇安遠至曰長，物皆自然曰豐，惠無不周曰普也。
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

至道之源，實自無善無惡；建德之始，理須知是知非#15，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，知是者則就善恐不及。察邪察正，照存照亡。修道之身則歸真，不修道者則入偽。修道之家則有餘，不修道者則不足。修道之鄉則久長，不修道則短促。修道之國則豐大，不修道則窮儉。修道之天下則周普，不修則缺少也。

吾何以知天下之然？以此。

如何得知修道者昌，不修道者亡？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，觀一國萬國斯睹矣，豈唯三代乎也。

五十五章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

懷道抱德，積行深厚，氣專精固，絕欲無貪，不散真童，類於赤子也。

毒虫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

以毒曰螫，以足曰據，以爪曰搏。嬰兒所以無害者，一為內無毒意，二為慈母加護，故不傷也。含德之人，既其無復惡心，又以天靈垂祐，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，猛獸無以施其猛也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。

嬰兒筋骨弱而握拇指牢固者，非由力也，本為心專，人雖欲開，不可得也。含德之人，屈身以順物，柔心以從道，可欲不能開，全真自然固也。

未知牝牡之合而竣祖雷反之作，精之至。

牝牡之合，即陰陽之會也。竣，小兒陰也。作，動也。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，至精不散也。精散則身枯，身枯則命竭。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，去勞弊而寶其氣。無心於動，動不妨寂，虛己於寂，寂不妨動。寂不妨動，雖動而非動；動不妨寂，雖寂而非寂。非動非寂，精之至也。

終日號而不嘎於葛反之，和之至。

啼極無聲曰嘎。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嘎#16者，和氣未散也。含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，流法音而無絕，此抱冲和之所致也。

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

亡精損氣歸無常，知和不死保#17真常。含德既知和理，人體常義，物無不可，故曰明也。

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

祥，善也。強，盛也。此明流俗有為之徒，不能同赤子之握固，似含德之知和，逐欲喪其精，運力傷其氣，益生以滋味，補氣以藥石，中心欲使氣盛而不衰，體善而不惡，其可得乎？故曰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

物壯則老，謂之非道，非道早已。

物極則反，體盛則衰。此時俗塵之怛累，豈虛寂之常道。老君痛眾生未解知常，不能受氣，以有為益生，益之損。既乖至理，戒以止哉也。

五十六章

知者不言，

得意忘言，悟理遺教。

言者不知。

多言則喪道，執教則失真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。

杜欲路，絕禍源。

挫其銳，解其忿。

折貪欲之鋒，釋是非之爭。

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

爭得失則或可或不可，競是非則一彼一此。今和光則無知無分，同塵亦共愚不別，通萬有而齊致，亦何法而不同人。

故不可得親，不可得疏；不可得利，不可得害；不可得貴，不可得賤。故為天下貴。

天有遠近則親疏明矣，存得失則害利生矣，定上下則貴賤成矣。今解忿挫銳，和光同塵，愛憎平等，親疏不能入，毀譽齊一，利害不能干，榮辱同忘，貴賤無由得。能行此者，可以為天下貴也。

五十七章

以政理國，

養百姓者，妙在於平均。宣風化者，要歸於正直。此所謂諸侯牧宰導德齊禮，文之教之也。

以奇用兵，

奇，變詐也。臨難制變，兵不厭詐。三略六奇，九政百勝，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。

以無事取天下。

明君之攝化天下，論道宣風則賢相，守方討逆則名將，垂旒坐朝於萬國，塞耳凝神於九重也。

吾何以知天下之然？以此。

何以得知無事可以取天下？即以此下文云我無為人自化，我無事人自富也。

天下多忌諱，而人彌貧；

忌諱多端，政煩納密。煩則人勞，密則人懼。從法妨業，焉得不貧也。

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

機權不可多與人，兵器不可家皆有。家有兵器思為賊，人多執權恐至亂也。

人多知巧，奇物滋起；

多奇巧，異物生。上玩物，下起欲也。

法物滋彰，盜賊多有。

珍好之物為法物也。多貴金玉，盜賊斯起也。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，禮所以整亂而亂作。

故聖人云：我無為人自化，我無事人自富，我好靜人自正，我無欲人自朴

前忌諱下是四種有為之病，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為之藥，欲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，家安俗樂，無事無為。付自然之運曰化，人皆知之曰富，無偏曰正，遺華處實曰朴也。

五十八章

其政悶悶，其人醇醇

其政寬，其人悅。上恬靜，下淳一也。

其政察察，其人缺缺。

其政急而煩，其人困而乏。

禍，福之所倚；福，禍之所伏。

倚，用也。伏，匿也。言人在苦而思樂，改惡而從善。因禍以得福，若處樂而荒；在貴而驕縱，則禍匿於福中矣。

孰知其極？

行善惡之因，得禍福之果，輪迴苦樂之境，來去誰知窮極也。

其無正。正復為奇，善復為詭。

奇，異也。詭，惡也，善惡往還之業，此並是邪？寂寞立之真始乃正，言人多積塵垢之行，少有清虛之基，故云其無正事耶者。眾從正者，寡設命為正。正不常正，俄然變異，故曰為奇。並皆行惡，不肯修善，設令為善，善不恒善，還即造惡#18，故曰為詭也。

人之迷，其日故久。

迷禍福之源，惑邪正之路，此非旦夕，其日故久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

方，正也。割，傷也。邪行則物我俱傷，正道則彼此無割也。

廉而不穢，

凡情貪而濁，聖道廉而清。

直而不肆，

大直若屈，不顯正以示人。

光而不耀。

明道若昧也。前標得失之政，次指禍福之門，而沒溺者既多，昏迷者已久#19，詭奇則繫累之境，倚伏悲懸解之場。是以廉而不穢，始體清虛之道；光而不耀，方識惠源之路。冥得失，何禍何福乎？混是非，孰邪孰正乎？泛兮無繫無不繫，蕭然無可無不可也。

五十九章

治人及天，莫若式。

下理於人，上事於天，莫過以道用為法式。

夫唯式，是以早伏。

以道為式，物先以歸。

早伏謂之重積德。

道輕德薄，人不依重。積深厚，物自伏也。

重積德則無不克。

德重仁深無不勝。克，勝也。

無不克莫知其極。

四夷賓伏，國無邊，與道玄同，有何窮極。

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

境土無邊，德、無際，始可以有於家國。

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有道則國安，無道則國危。國由道生，道為國母。以道為母，所以久長。

是以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夫根枯則拔，蒂朽則落。今理國以道為根則根深，修身以德為蒂則蒂固，蒂固則長生，根深則久視。天人之式，家國之要也。

六十章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

鮮，魚也。烹鮮不撓，撓則魚爛。故曰理國煩則下亂，修身煩則精散也。

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

君上用道臨下，鬼不見其精靈以害人也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

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，由上用於正道，所以邪不為害。

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非其神鬼不能害人，但聖人在上，德被幽明，鬼神無害，由聖不傷也。人能利物，亦自不傷。

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。

鬼神聖人，兩者也，俱能利物，不相傷也。聖人慈善鬼正直，慈善處顯而光潤，正直在幽以潛資，俱以德澤

交歸眾人。

六十一章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。

交，會也。海在乎眾流之下，百川於是交歸。理國者自視缺然，萬國所以同會。

天下之交，牝常以靜勝牡。

牝雌而靜，牡雄而動。夫靜可以制動，陰可以屈陽，故知謙撝伏跨企，柔弱勝剛強也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以下大國，則聚大國。

以謙為德，則可以容人。未能卑退，不可取聚。

故或下而取，或下而聚。

結二國也。

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入事人。

國之大也，又欲遠扇於皇風。境之小焉，不過遐欽於道化也。

夫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扇皇風者，遠覃於聲教。欽道化者，來服於禮儀。俱稱所懷，各得所欲。衣冠是一，文軌大同，仍恐大者蔑小，貴者陵賤，重誠大者以為下也。

六十二章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所不寶。

寶，重也。道本無形，理唯虛寂，無形苞之於有象，虛寂納之於動殖，故言萬物之奧也。淑人君子體正，可以重真，不肖下愚從邪，於焉輕道，故有寶不寶也。

美言可以市尊，行可以加人。

體道忘言，信言不美。飾非之辯，未可契真。喪實之言，豈足稱道。華辭惑眾，飾偽以為真。浮說亂人，以惡而善。適為可用之於市肆，焉能達德而懷道也。達至德者，忘之於彼我。悟自然者，混之於和同。豈可尊己而卑人，是我而非彼，自加於物上也。

人之不善，奚棄之有？

聖教所設，本以開曉於無知；妙道遐通，亦乃匠成於未悟。欲使善不善而皆善，知不知而共知，常善救人，寧容有棄#20。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。

上古至淳，賢愚平等，身不失道，行合自然，人皆寶道也。逮乎三五已降，物漸澆漓，無君不可導人，有主方能化物。故上樹垂拱之君，下設論道之官，示之以好惡，誠之以禮，化彼不善，陶此淳風。

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古之徵士，先進以璧，次進以馬，故言以先駟馬也。夫倒置之徒，必須發之以蒙蔽。抱愚之者，亦宜耀之於智矩。作君上之心腹，為元首之股肱，義在匡救其惡，易宣風教。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，妄規非次之榮。好寵者不以其道，唯希高貴之爵。驕奢自貽伊戚，遂並危亡之禍，未若增修至道，寵辱不驚也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日求以得，有罪以免？故為天下貴。

自昔至今，重於此道者何謂也？求之非一日而得，行之，免百年之禍，保於福祿，絕於危亡，今古同尊，天人並貴也。

六十三章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

息躁動，凝神於安靜。絕繁務，虛己於自然。除嗜欲，耽之於玄妙。

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怨之生，或大或小。仇之起也，乍少乍多。涉有事之境，即拘斯累，怨怨相報，無有盡期。若能歸無為之大道，保自然之無累，遺茲混濁，味此清虛，咎過不生，怨讎不起，此報怨德也。

啻難於易，為大於細。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，大事必作於小。

作，起也。事之起也，必自易成難。物之生也，亦因小至大。所謀欲除難罪，必息於易。所慮欲除大惡，先折於小。根本若除，枝葉自喪也。

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

定辭必必信，輕諾必虛。難於所為罪業，生死皆易為。非法#21之事，終始皆難。

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輕為惡事，動入罪因。聖人叡哲聰明，猶尚難於有為之事，故得終始無難。况盲瞶之徒，不能重慎，欲免禍難，其可得乎也。

六十四章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

安，靜也。未兆，機不動也。患難防，惡難止。思除其惡，制之於未動。慮息其患，持之於安靜。惡兆無由得起，不謀自然無患，此謂上士防患。

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

罪小易滅，惡長難除。不能防之於未動，必須制之於微脆，此中士#22除患也。

為之於未有，

所謂其安易持也。

治之於未亂。

所謂微脆易破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重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合抱之木，自小而成大。九重之臺，因下以至高。千里之行，從近以及遠

。若制之以靜，毫末之罪不生，止之於微#23，一簣之基易破。安然不動，千之行無至，若不能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，為有為而不已，必至敗亡。執惡行以為是，終歸喪失。此謂下土闇於成事，以至敗亡。

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

凡庸闇之於即事，故有敗失之非。聖人玄鑒於機前，無復有為之患。

人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幾，近也，凡人為惡，不能早除，惡事近成，自然已破。若能伺聖，去危求安，始不為非，終不獲罪，無得無失，何敗何成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備眾人之所過。

凡情逐欲，賤道貴財。聖人不食，沉珠擲玉若也，修不為己，學乃為人。貪利則過生，爭名則咎至。聖人無欲則遣利，絕學則忘名，不耀一己之能，防備眾人之過也。

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物之性也，本乎自然，欲者以染愛累真，學者以分別妨道，遂使真一之源不顯，至道之性難明，不入於無為，但歸於敗失。聖人顯自然之本性，輔萬物以保真，不敢行於有為，導之以歸虛靜也。

六十五章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人，將以愚之。

欲教今俗，先引古人。古人用道修身理國，不將奸智役心眩物，此非以明人也。含光藏耀，全真抱朴，分別智息，將以愚之也。

人之難治，以其多知。

君上守質，臣下歸淳。未假威刑，自然順化。若也不行虛寂道德，唯明奸巧智慧，智多亂甚，故難理也。

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德。

智慧奸巧傷害人深，國之賊也。質朴無知，任物自化，各事其業，俗樂家安，物我無傷#24，君臣俱泰，國之德也。

知此兩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遠，與物反，然後迺至大順。

用智不用智，兩者也。用之則賊害，不用則無傷。能知百姓無傷，此知理國楷模法式也。能知法式，本固邦寧，德之妙也。德妙不測曰深，尋求不逮曰遠。人皆用智，此獨用愚，學與物反也。不逆物性，任之自然，斯大順也。亦言道本虛玄，俗使滓穢，順俗求道，失之於真，反俗修德，入之於妙。入妙則無可無不可，歸真則無通無不通#25。既其虛應無方，故能大順平等。

六十六章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

此舉喻也。但海處卑下，故能為百谷之王。明聖人謙虛，為萬國之主也。

是以聖人欲上民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民，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。

謙居物下有德，故推之以為上。退身度人懷道，故尊之以在先。百姓樂戴不以為重，人皆忠孝，誰有害心也。

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無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無德，物所同厭。有道，人皆樂推。行揖讓之風，順萬物之化，誰當與爭？

六十七章

天下皆以我大，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不肖。若肖久，其細。

老君道尊德貴，誠可以為大也。然晦迹同塵，隱顯不測，不似於智，不似於愚，故言不肖不似。唯當大聖之人，故無所似。若形有定質，智有常分，的有所似，道有所對，此乃細碎之小人，豈是虛通之大聖也。

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

俗存於利，貴之以七珍。道在於真，重之以三寶。三寶之義，未是外求。若能仁惠於萬物，好生而惡煞，慈之義。薄賦輕徭，謙身節用，不奢不侈，儉之義也。忘己濟物，退身度人，不敢為天下先。持行修身，用此三者，安國寧家，寶之大。

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

慈心於物，物無害身。物既無害，自無前敵，以無敵故，故言勇也。用之奢侈，於事不足，行之儉約，處理有餘，周於遠大，故言廣。尚之於謙退，守之於雌柔，其德能普，謙光日新，為物所尊，故能成器長也。

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

前明得三寶者，處慈而得勇，守儉而致廣，居後以至先。今明失三寶者，必竟不能行慈，苟且後知好勇；節行不能履儉，無度但當廣費，未解卑身處後，銳意欲在物先。好勇而不仁則亡，用廣而不節則困，無德而居物先則危，故云死矣也。

夫慈，以陣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以慈為用，不失其道。在於戰陣，必克前敵，故勝也。以之守固，無復傾危，遂言固也。以慈為心，玄天所以加護，故曰救之。至道於焉保守，故曰衛之。內明是非交戰為陣，解能破惑為勝，身不失道為守。與道同久曰固。自然無害，天將救也。外物不傷，道之衛也。

六十八章

古之善為士者不武，

以慈來物，以德伏人，無鬥以力，不好以勇，無為而化，斯不武也。

善戰不怒，

能息寇亂，善戰。救物用慈，不怒。

善勝敵不爭，

道濟天下，四海來王。德綏寓內，五兵不作。物則靡之而不刃，故言勝敵。無心自然自受推，故言不爭。

善用人為下。

使人不失方員之器，任物各得文武之材，善用。寬則得眾，謙則無咎，故言為下也。

是謂不爭之德，

此結上不武不怒而能勝敵也。

是謂用人之力，

此結善用人為下，人為之盡力也。

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懷物以道，來遠用文。不戰而自勝，無爭而獨尊。其德高大，近之上天。其化淳和，比之極古。內明虛心實腹，坐忘合道，不假威權，無勞勇猛，故言善為士者不武。泯是非之情，除愛憎之見，善戰不怒。物無害我，順而不逆，善勝敵不爭。心王既靜，志在沖虛，耳目無擾，手足不勞，善用人為下。合自然之理，故曰配天。契首之真源，古之極也。

六十九章

用兵有言：

引古兵法。

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

在國先舉為主，在陣先動，為主。先舉先動僞盈必危，今欲保全，故云敢為主。和而不唱，後而不先，故言而為客也。

不敢進寸而退尺。

不以兵強外侵，故云不進寸。而以

積德內守，故云退尺也。

是謂行無行，

兵由彼起，我實不行，應物而行，無心而動，行無行也。

攘無臂，

怒而行兵，用兵所以攘臂，為客退尺，不假臂以攘之，故言攘無臂。

執無兵。

傷彼無道，為此執兵。兵以息兵，刑期無刑。未失慈義，慕道自歸，無兵可執也。

禍莫大於侮敵，侮敵則幾亡吾寶。

於煞不可常行於有事，道貴幽靜，是故制物以無為，務在安人，不令有害。若退失無為之道#27，進無靜寇之兵，輕侮前敵，國破人亡#28，禍之大也。國實人富，主聖臣賢，是名得寶。人亡粟盡，臣辱主危，近失吾寶。

故抗兵相若，則哀者勝。

兩邊舉眾，名曰抗兵。多少均齊故云相若。輕敵無備，貪而好煞者，劣也。靜必依道，動皆以律，不失於慈，慈能制物，哀者勝也。內明煩惱多端，非智不破，欲陳其法，故云用兵有言。為主必雄強，作客多雌弱。行人欲息動歸靜，知雄守雌，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。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學無所學，修無所修，不敢進寸而退尺也。識因緣之皆假，達理教之俱空，行無行也。非唯萬境虛寂，抑亦一身空淨，攘無臂也。內忘智慧，執無兵也。外絕情塵，仍無敵也。放情極欲，失道喪身，亡吾寶#29也。智慧煩惱，二種恒隨，抗兵相若也。方便於智慧，微妙不失慈悲，漏盡或祛，蕭然無累，哀者勝。

七十章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

聖人設教，詞約理舉，照然義見，易知也。抱一#30絕於多或，無為斷於有累，故易行也。

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凡情不遵於玄教，守愚未開於智慧，不識此道，莫能知也。迷倫有欲，弗習無為，棄正從邪，莫能行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

宗，本也。君，主也。以道德為本，其實易知。以無為為主，其實易行。失本逐末者多矣，不禮真宗，放情違性者眾焉。寧知君舉眾并皆如此，故云天下莫能知行。

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。

物皆闇或，內無一豪之鑒，故云無知。迷理失道，外無萬境之智，故不吾知也。

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

役役之輩，所重者名。喪眾之徒，所愛者利。少能體道，故言知我者希。若喪不歸，歸之由於正路；漂浪不返，返之入彼真源，道也。

是以聖人披褐懷玉。

順俗同塵，外示粗服，披褐也。玄德無染，純白光生，懷玉也。

七十一章

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

慧徹空有，智通真俗，知也。所照之境，觸境皆空，能鑒之智，無智不寂，能所俱泯，境智同忘，不知也。照然

知如無照，知如不知，此為上德也。不知強知，多知多失，傷身損命，知之病也。

是以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聖本遺知，是以不病。痛彼眾生有強知之病，以其病病也。痛惜眾生雖為軫慮而分別，塵累不染，聖人是以不病。亦言以其病病者，言眾人為分別之病所病也，故言是以不病也。

七十二章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

威，刑法也。若不畏於小罪，積惡不休，犯綱觸羅，亡身損命，大威至也。內明不懼塵累，縱欲不止，歡縱則精散形穢，形穢則神離，神離則形敗#31，精散則體枯。入真道而無緣，為生死之所害，大威至。

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

人以所生為樂，愛為真，不能閑居以養生，修善以防死，流宕失鄉，愛他處為廣大，以本鄉為狹陋，此狹其所居也。長惡傷行，縱欲傷身，動之死地。不存久視，厭其生也。勸言無者，莫令如此也。

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

道生由道，成形藉神。若能愛道存神，故云夫唯不厭。除垢止欲，志靜形清，神既附人，道亦愛己，放言是以不厭也。

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。

凡情失道，乃為無識。聖智達理，故曰自知。忘於人我，泯於聞見，故曰不自見。寶神惜氣，固精志道，不輕此生，故云自愛。不自貴大以賤小，不尊行以忘於高下，故言不自貴。自知自愛者悟理，自見自貴者迷方。聖人說己化物，使物知皈，去彼自見自貴之忤物，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真。

七十三章

勇於敢則斃，勇於不敢則活。

不懼為勇，心果為敢。白刃交於前，視死若生者，列士之勇也。然智非計策，力異驍雄，貪利而前，必喪身命，故言則斃。義不爭，必以慈，或以道德來人，或以智策伏物，於物無害，在我全身，故言則活。內明勇於聲色者斃身，不敢於倩塵者活己。

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

謂煞活也。

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

言天道好生惡煞#32，人多不能就利遺害，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

天道無心，與物不竟，自然尊貴，而居物先。

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

春生冬謝，寒往暑來，往者既非所遣，來者亦非命召。

坦然而善謀。

大道甚夷，故曰坦然。圖人之得失，賞罰無差，鑒人之善惡，災祥不爽，故曰善謀。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羅之以太虛，網之於有象，既寬且大，故曰恢恢。罪有么私，僭之大小，微著皆盡，疏密無遺，故言不失。

七十四章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

時逢有道，物皆愛生，代屬無為，人咸惜死。若不能綏之以至德，而制之以嚴刑，人不聊生，故言人不畏死。人不畏死，本由罰酷，宜須在宥用德忘刑。如何還以酷法理人，欲懼之於死，此嘆當時#33之失。

若使常不畏死而為奇，吾執得而煞之，孰敢？

奇者，詭異亂群也。若時王用道，人盡全生，名為畏死也。其有強梁之者，亂群之人為於罪業，彌更奇異，天不長惡，故執得煞之。懼死自無為過之人，修生孰敢為非之者也。

常有司煞者煞。

司，主也。賞罰之理是。常，生煞之官有主，不可以為非#34，犯法者合死，而欲擅代煞之。

夫代司煞者，是代大匠斲。代大匠斲，希不傷其手。

天道雖遠，玄鑒孔明，賞善罰惡，著在於冥司。春生夏長，鄣之於見代。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，而代之以人功，亦失之於道也。然則頑人少能從化，奸黠多有難防，隨時定宜，制之法令，自有司刑之職、主煞之官。若推之不以其司，煞之不由其主，而擅煞者猶拙夫之代巧匠，必有傷手之憂，少有不傷，所傷多矣也。

七十五章

人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

百姓飢窮，四民困乏，非他由也，稅重賦多。

人之難治，以其上有為，是以難治。

有為撓物，所以難理。無為正身，自然易化也。

人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

重生之人，利浮情於正性，輕死之士，溺邪識於愛流。取彼有生命#35，以養虛假之生身，故言生生之厚。厚者積也，多也。事積則亂心，味多則爽口，不能重慎以保長生。縱欲喪身，輕死之地也。

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夫以生為有，而厚養過其分，遂致傷生，此未能重生也。達至道者，視身非有，悟理無生，不見虛假之形，自祛染愛之累，與虛淨而合德，共至道而同根，雖不養生而生自養，此所謂能重生也。賢，能也。貴，重也。

七十六章

人之生柔弱，其死堅強。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氣，氣莫柔弱於道。是以人之受生，必資道氣，氣存則屈申由己，道在則動靜任神。順心無逆，從事靡違，故言柔弱。不能保氣，氣竭則身亡，未解怡神，神逝命殞。命殞身亡，不能轉動，故曰堅強也。

萬物草木生之柔脆，其死枯槁。

無情之物，有氣故生，無氣故死，是知有識之類，得道於焉柔弱，失道所以堅強也。

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

結上有識無情，生死二理，各有徒類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。

不以德而固，乃恃兵為強。暴於天下好煞，物之所惡。聚寡為眾，扶弱為強#36，反共攻之，則有不勝。是以木之強也，枝葉共生其上；柱之強也，梁棟鎮之於下。以下以斯曉喻，欲令務脩德以柔弱，不飾兵以堅強。

故堅強居下，柔弱處上。

生者人之所欣，柔弱者生之徒，豈非上耶？死者物之所感，堅強者死之徒，寧非下耶？

七十七章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。

人事近而淺，面之而不測其情；天道遠而深，仰之豈觀其理。迷徒莫曉，正道難明，故借彼張弓以為之喻。

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

用弓之道，高者恐過，故抑之令不高。下者不及，故舉之令不下。不高不下，中前期也。為國之者，損有餘之富，益不足之貧，貧被益而不貧，富經損

而不富，不貧不富，中於為國之政也。太高恐於邈空，抑之令不空也。極下慮之滯有，舉之令不有也。不有不空，合於中道也。

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

釋天道以合喻。

人道則不然，損不足奉有餘。

言人為行與天道反，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減貧增富。

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

誰能法天道以為行，損盈益謙，唯有道之君當能知此。

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成功不處，斯不貴賢。

聖人為德不賴其報，成物不處其功。所以爾者，欲隱其聖德，晦其賢才。上既如此，下自法之。爭名之患自除，尚賢之憐不作也。

七十八章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莫之能先，其無以易之。

觀之於一切，總之於萬有，柔弱之至者，水之為最也。銷之金石，破之丘陵，無能過水，水最勝也。破堅強法水，既為勝，故不可易之。理國者若能以謙為德，以道為用，必可破之於強敵，摧之雄而道最為先，故無易於道也。修身者能守唯柔之至道，自破剛強之人我，解宅虛靜之至理，妙絕是非之交爭。唯道為勝，無以代之也。

故柔勝強，弱勝剛。

此結上文。

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多好剛強，少存柔弱，不能謙退，競處物先。

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不祥，是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體柔弱之道，則物無不苞。悟幽玄之境，則事無不納。含非遏惡，受國之垢也。罪己責躬，受國不祥也。適可以為物主，故言天下王也。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，故云正言若反也。垢，穢也。祥，善也。修身者，雖復歷之於穢淨，淨穢兼忘，經之於善惡，惡善同捨。照一理之元寂，達萬境之皆空，可以成道，為法王也。俗以垢淨善惡，咸以為有，以道觀之，並悉是空，故云反也。

七十九章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

物我齊一，則是非不起。彼此紛紛，則怨讎斯作。故禮有報怨之義，法有償死之刑。怨往怨來不可息，思欲息怨和之，令去逆以順平之，使反惡而為善。然口善而心不善，面從而意不從，不善不從餘恨，此則更起於惡，何得用之為善？欲得為善，未若元不為怨。元不為怨，何須和順，亦無忤逆。逆順斯忘

，怨讎自息。不知善之為善，始可名為至善也。

是以聖人執左契，不責於人。

古者聖人刻木為契，君執於左，臣執於右為信，合之符契，不復制之以法律，於物無罰，故言不責於人。

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

司，主也。契，合也。徹，離也？有德之所主，上合無為之道，混然冥一，下為萬物所歸，信之符契。若其無德，不能行善，非唯不契於道，抑亦眾離散也。內明有德合理，故云司契。無德乖真，故云司徹也。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天道平等，無有親疏，惡人遠道，致有疏名。善者近真，故生親稱。至理為語，不疏不親，但以善人行善，天乃福之#38，故云與善人也。然善不與不善，是知輔德不輔無德。若能行於德善，善德自然歸之也。

八十章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

聖人理國，用無為之道，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，若伯若千皆悉不用。小國猶爾，况大國乎也。

使人重死而不遠徙。

政有事，物乃輕生。化屬無為，人皆重死。父既保子，妻不失夫，各得樂業安居，無復流亡遷徙也。

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。

夫水行用舟？陸行用輿，無為之代，山無蹊隧，澤無舟梁，本絕去來，何乘之有#39。

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

兵以討逆，武以靜亂。上既行道，下乃好德。自然從化，何事陳兵也。

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

古者書契未作，結繩為政。文字既興，澆薄滋甚，人設聖教，義在無為。欲使反澆還淳，去華歸實。

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

物情不悅，食玉衣錦不以為美；人心既適，飯蔬被褐足可為甘。今陶聖化過大鈞，人無貴賤，所食者皆甘也。服無好惡，所衣者皆美也。家無貧富，所居者皆安也；鄉無豐儉，所住者皆樂也。既無遠徙之者，自絕弱喪之人也。

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使人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兩國為鄰，望之在目，雞鳴狗吠，聽之耳聞。從始至終，以少及老，不相往來，人人皆自足，家家俱有。故曰人相忘道術，魚相忘於江湖，其斯之謂者

也。

八十一章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

言以宣心，非關妄作，務存實理，不在華詞，故云信言不美。甘言失真，輕諾寡信，故云美言不信也。

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

大辨若訥，無勞詞費，善者不辯也。偏詞過當，多言數窮，辯者不善。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子能知一，萬事畢，知者不博也。文滅質博，博溺心迷，至理不知也。

既以為人已逾有，既以與人已逾多。

日月流輝，照臨萬嶠，物得以見，轉益光華，猶聖人智徹於物，法施無窮也。江海灑潤，善利萬物，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，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。

天之道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為而不爭。

天道施生，利也。常善救人而不害#40也，爭由心起，為因事生。聖人無心，自然無#41事。事既無事，為亦無為也。

三十七章#42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

至道玄寂，真際不動，道常無為也。應物斯動，化被萬方，隨類見形，于何不有，種種方便而無不為也。無為而為則寂不常寂，為而不為則動不常動。動不常動，息動以歸寂；寂不常寂，從寂而起動。寂既動也，不成於寂；動復寂焉，不成於動。至理為語，不寂為化。眾生能動能寂，須知動與不動，非動非不動。宣識此為非為，非為非不為也。

王侯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均。

德能伏物，道在則尊。皇王守道，不令自均。公侯懷德，不嚴自化。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

作，起也，言有不能從化，欲起有為之心。當以無名之樸鎮之，有為之心自息。保道畜常，見素抱樸也。

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

理本空靈，體非無有。無真無真，無俗何捨。但以起有之心者是病，以聖人將無名之樸為藥，藥本除病，病去藥忘，故云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也。亦言與名之樸者，何裁不欲是也。

無欲以靜，天下自正。

用智理國國之賊，有為撓物物恒動。在上若能無欲守靜，百姓不須整理而自齊，萬國無煩教令而自正也。內明若捨茲有累，歸彼無名，有歸還成有欲。

若其有欲則非安靜，則失正道。今不見有累之可捨，不見無名之可取，取捨既忘，則情欲不起。情欲不起，自然安靜。無心欲合於道，云將正道相合，故云天下自正也。

老子道德經卷下

#1 此卷題係整理者擬補。案本卷經注以敦煌P. 2594、P. 2864、S. 2060、P. 3237、P. 2577、P. 3237 號抄本為底本。此六件抄本原為一卷，拼合後尾部完好，首部仍略有殘缺。殘缺部分為《道德經》第三十八章經注及三十九章部分經句，以強思齊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》（以下簡稱強本）補足。敦煌本不分章，經注連書，注小字雙行。今並改動。

#2 此章經注據強本補。

#3 敦煌本始於『地』字下。

#4 石：該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5 下士：原作『上士』，據強本改。

#6 玄通：原作『玄道』，據強本改。

#7 不一：『一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8 遂為名以殺身，因財而害己：原本『教』作『殺』，『割』作『害』，據強本改。

#9 是非：『非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10 咎莫甚於欲得：『甚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11 無識之徒：原作『無之識徒』，據強本改。

#12 此句強本作『若有心分別，有善有不善。有善有不善，不得以為善』。

#13 有順：『有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14 蒂固：原作『華固』，據強本改。

#15 知非：此二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16 嘎：原作『極』，據強本改。

#17 保：原作『深』，據強本改。

#18 造惡：『惡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19 已久：『久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20 常善救人，寧容有棄：『人』、『棄』二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21 非法：『非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22 中士：『中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23 微：此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24 物我無傷：『傷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- #25 無不通：此三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26 亡，用：此二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27 無為之道：『為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28 國破人亡：『亡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29 亡吾寶：『亡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0 抱一：『一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1 神離則形敗：『神離』二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2 惡煞：『惡』一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3 當時：原作『當地』據強本改。
- #34 為非：州非」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5 取彼有生命：強本作『取彼有生之生命』。
- #36 為強：此二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7 損強：『損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8 天乃福之：『福之』二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39 之有：原作『乘有』，據強本改。
- #40 救人而不害：『人而不害』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- #41 無：『無』字原脫，據強本補。

#42 敦煌本以《道德經》上卷第三十七章附於下卷第八十一章後，按唐人對老子書篇章有不同看法。或以為八十一章象征陽九之數。道經象天，德經法地。天有四時，故道經三十六章。地有五行，故德經四十五章。為此將三十七章移置德經之後，以應天地之數。參見董思靖《道德真經集解》序。